

二十世紀

大家

同題散文

邓九平◎主编



没有父母就没有人类繁衍
思念父母的情怀
好似
如歌的行板
温情的画卷

我的父亲母亲

胡适 郭沫若 梁晓声 三毛 贾平凹 等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我的父亲母亲

邓九平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我的父亲母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母亲/邓九平主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180-126-1

.我... .邓... . 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8470 号

我的父亲母亲

编(著者):邓九平主编

责任编辑:崔世明

责任校对:高小昆

出版发行: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2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010-63567690 63567691(编辑部) 63567683(发行部)

网 址:edp.ced.com.cn

E-mail:edp@ced.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金马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7.875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02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0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0-126-1/G·20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没有父母就没有人类繁衍
思念父母的情怀
好似
如歌的行板
温情的画卷



目录

上篇 父爱如山	12
父亲的病	12
我的父亲梁巨川	19
父亲	25
回忆父亲	32
背影	38
中举人	41
回忆父亲	47
父亲的玳瑁	53
悲哀的玩具	64
元宵忆亲	69
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79
父亲的记忆	84
父亲	88
回忆我们的父亲	100
春节忆父亲	119
怀念敬爱的父亲	124

思念父亲	134
怀念父亲	149
爸爸的花儿落了	158
婚礼和父亲	168
我的父亲	171
沉船上的父亲	182
听父亲讲唐诗	187
月夜和风筝	190
父亲和服饰	197
父亲	201
父亲的悔恨	207
无尽的悔恨	213
父亲与童年	219
父子情	241
父亲	249
遗传	253
祭先父	264
哦，你是我的父亲	273
安魂曲	280
父亲脊背上的痍子	298

越是崎岖越坦平	301
爸爸	308
怀表的怀念	320
祭父	326
写在风暴之后	337
父亲的照片	344
父亲	347
普通人	355
这雪是为什么而下的	367
风雨沉舟记	374
父亲小记	386
祭父	389
期待父亲的笑	405
话说父亲	412
父亲总在梦中	421
面包祭	433
父亲的烟	445
下篇 母恩如海	449
忆母亲	449
我的母亲	452

简朴勤劳的母亲	460
回忆我的母亲	470
芭蕉花	476
祭母文	482
我的母亲	484
怀念我的母亲	491
祭母文	499
我的母亲	503
我的母亲	508
我的母亲	513
飘零的黄叶	521
我的母亲	534
回忆母亲	546
想我的母亲	550
我母亲的平生	554
家庭的环境	561
思亲寸草心	570
母亲	575
我的母亲和她的画	581
赋得永久的悔	594

母亲	603
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611
母亲的记忆	621
我的母亲	623
母亲	627
哭我的母亲	638
我的母亲	644
忆亡母	656
请母亲饶恕我	663
音容宛在	685
母亲临终的日子	693
我的母亲	700
我的母亲	706
妈妈的手	716
祭母亲	720
花朝节的纪念	730
身上冷，腹中饥	740
母亲的路和我的路	745
母亲的鼾歌	755
母亲的故事	766

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	783
未圆之梦	788
永恒的母亲	813
妈妈在山岗上	822
慈母情深	831
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841
我不是个好儿子	849
母亲的看	858
飞入芒花	861
世界	871

下篇 母恩如海

忆母亲

李济深

济深幼孤，保抱提携，鞠育长养，胥惟母氏是赖，即入乡塾，就外傅以至毕业陆大，致力革命服务党国，亦莫不由于母氏之陶溶督策，赖以有成，今母氏逝矣，追维往事，感念劬劳，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读欧阳永叔，归熙甫纪述其母之文，弥增隐痛，援笔书此，吾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余籍隶广西苍梧，自始祖明末游宦至此，遂家焉，世以耕读为业，家道寒素，劳苦治生，男子于读书之暇，稍及农业，故耕凿之事，恒以责诸女子，盖习俗使然也。吾家自高曾以下，有声痒序，世其家业，吾祖以诸生为乡塾师，吾父幼受庭训，长就外傅，弱冠应试，以第二人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廩饩，乡党争欲得以为师，以故束修所入，稍裕家用，然仍不废农耕，缘是劳力之事，女职特重，母氏吴，出同邑故家，年

二十，来嫔吾父，与妯娌等鸡鸣而起，主中馈服农功，一身百役，劳作不休，极女子未有之辛楚，顾能勤敏从事，措置咸宜，一家雍睦，晏如也，吾父同怀兄弟六人，自大父弃养，世父等多相继殁谢，惟吾父与季父存耳，家中子弟，数十人，食指浩繁，教养之资，仰给于吾父束修者为多，每岁出外教读，在家仅一二月，吾母从无几微不快见于颜色，先育长兄殇，次大姊，次吾兄少轩，次即济深，又次则举吾妹与两弟，劳苦力作，而又须保抱子女，日无暇晷，可谓劬矣，吾父以积劳见背，兄姊仅十余龄，季弟尚在襁褓，吾母于哀痛之余，勉抑悲怀，教养子女，以至成立，盖无日不在困苦艰难中奋斗也，犹忆济深幼时，与吾兄往乡塾读书，衣履每破必补，虽旧必洁，常责以勤勉向学，无坠先业，日间所读之书，夜必令熟习背诵而后已，是以济深兄弟每日功课，师责背诵时，辄较他童为流畅，四五年间，即读毕四书五经，吾母教督之劳为多，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吾母命济深肄业梧州中学，当时奖励学生，膳食由学校供给，因此贫乏子弟，仍有求学机会，在校一年，蒙太守庄公蕴宽，保送入两广陆军中学，由是弃文就武，不

复习普通科学矣，当首途时，吾母诫之曰，乃祖乃父，经明行修，平昔抱负未施，今汝改习军事，或能光大门闾，竟父祖未竟之志，亦未可知，行矣毋念，济深敬志之不敢忘，在校三年，期满派充军官，后复考选入北京陆大，吾母又诲之曰，京师为首善之区，人才荟萃，汝能力求深造，不负所望，固所愿也，吾体力精神尚健，督率子妇劳作，吾乐为之，毋过虑焉，济深因奋勉就道，居京数年，时时移书诤诫，辛亥革命，济深微服赴沪，参预戎机，任粤东北伐军师参谋长，民国成立，曾一度归省，旋回京任军学编辑局编修，俸给微薄，无力迎养，吾母犹往往寄语训勉，勸以努力奉公，毋以家庭为念，然济深以母氏之慈祥劬劳，身虽在外，而思亲未尝刻去诸，怀即万里迢迢，而每隔一二年，必请假回家省亲一次，临拜别慈颜时未尝不依依不舍，涕泪滂沱，作儿女之态，盖亦出于天性然也，当民十之秋，以回籍省亲，道出羊石，当时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先生，坚约在粤任事，济深亦以羊石离乡较近，归省迎养，均较便利，遂留粤服务，迭典军要，谬膺重寄，始得迎母奉养，然军务鞅掌，簿书期会，日不暇给，每于

寓所接晤宾客之余，吾母即郑重诏示曰，汝才识修养远不及父祖，今幸承先人荫庇，备位封疆，事上宜恭，事下而和，谨守劳谦，涤除傲惰，济深受教惟谨，以故官粤数载，幸免陨越，皆吾母之教也，母在粤年余厌都市尘嚣，不若村居为适，旋即回乡，盖天性勤劳，大类敬姜。民十六秋间，吾母在乡骤攫重疾，济深急请假回家，病已弥留，中心犹以少子远学德国，未及一见为憾，慈母爱子之情，临终弥显，呜呼，痛哉！余从此遂为无母之人矣，综吾母一生行谊，持躬勤俭，待人有恩，和蔼慈祥，见称戚鄙，五十岁以前，无日不在忧危震憾之中，迨济深稍得禄养而天不假年，吾母竟舍诸孤而去，罔极之思，未酬毫末，今者人天永隔，瞬逾十年，吾母音容宛如昨日，追怀往迹，能不潜然，适中国文化馆征文于余，谨述吾母平生言行崖略如此，非敢饰词溢美也，诗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援管凄绝，惟矜警之。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

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 9 年(1895—1904 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30 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 9 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